



· 重读经典 ·



庄子

平民的生活心态



(战国) 庄周◎原著
刘强◎编著

平民，平善之人。《尚书》中之达官贵族。
《管子》中「掌建邦之生地之图」，今时之历史缔造者。
以庄周之逍遥无为，感受天大地大。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

庄子

卷一

平民的生活心态 庄子

(战国) 庄周◎原著 刘强◎编著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:平民的生活心态/刘强编著. —武

汉:武汉出版社, 2012.7

(重读经典)

ISBN 978-7-5430-7035-6

I. ①庄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通俗
读物 IV. ①B223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9859号

庄子:平民的生活心态

原 著: 庄 周

编 著: 刘 强

本书策划: 李异鸣

责任编辑: 张葆珩

特约编辑: 刘志红

封面设计: 上尚装帧设计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90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4.5 字 数: 514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代序：无为与中庸

修德济世，是诸子百家各派共同的文化主旨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。诸子学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，就是匡救世道。他们的立场和角度会有所不同，但目标却是惊人的一致，即构建一个太平安定、和谐自由的理想社会。通俗来说，他们都关注民生，热衷寻求长治久安、强国富民的大治之道。

道家以无为治天下，儒家以中庸处世。道家重道，儒家尚德。有道就有德，德备而道生。于是道德成为中国古代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理念。他们都崇尚古代先王，都景仰三代帝王的德治。无为就是以天下之心为心，不执迷自己的主张。中庸就是包容天下各种不同的见解，以天下共同的方向为方向。无为与中庸，其实质就是崇尚自然，奉行天地之道，自然自在。它们都强调修养，但修养的方向和方式却不相同。道家的修养求静，静而致无为；儒家的修养求恕，恕则包容。静如止水，水静则平，映照天地。

一、无为就是自然

太阳的升起或落下，只是它固有的天性，并不是要成长什么，而万物却因为太阳的升落而自在地生长。天地无为，万物自然成就。

天空静默无为，然而却孕育了风雨。

大地沉静无为，然而却滋生了一切。

天地之道，就是成就一切，给一切以生机，给万物以机会。一切只是自然而然而已。

天地无目无口无耳无鼻，但是看得见我们的一切行为，听得到我们心底的声音，感知得到我们的一切需要，因而为我们准备了万物。因此，天地，无视而无不视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无闻而无不闻……

以无为的姿态，顺应自然。



二、中庸就是包容

中庸就是在一个大的系统条件下，没有什么是一标准，不执其一端而否认另一端。天地间的一切事物，没有严格界限。所谓的真理或谬误只是此一时与彼一时而已——保持心地的空明澄澈，自由地生活。目光无所阻拦，任思想遨游于旷远——一切都不必偏执。

大地曾埋弃了多少颗破碎的心呵！这些破碎的心都在大地的怀抱中找到了归宿，不再为苦难烦忧，彻底地得以解脱。而大地无所挑选，只是默默地包容。

只要有明天，就有希望。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并立即开始，不要等待。

中庸就是恕，恕就是包容。

三、包容就是任其自然的发展演变

不论是太阳还是风，自然总有其固然的秩序。

花园里长满了杂草，任风抚过树梢，也任思想的鸟羽飞过。

我注定是那只生活在池塘咕咕叫的癞蛤蟆，我不是天鹅，我的生活不在天空！天鹅有天鹅的天空，我有我的水塘。而无论我们多么不同，最终我们都得回归大地。那么，谁会是我的邻居呢？

大家不过是在同一规则界定下的不同角色，在寻找着各自的座位。

在静静的阳光下，我们深情地低语。其实，只要拥有阳光就已经足够。

没有就是拥有，拥有一切选择的自由。

四、静

静，是无为的基调，是包容的核心。

静，就是无欲，无欲即无为，无为就是任其自然，任其自然就是听任万物成就其天性。

静，就是无思，无视，无听，无嗅，无确定的方向，就是持守浑圆如一，就是面向一切方向而又不确指某一方向。它无所不在而又无所在。

静以无容容物，以无为而为。

天地因其能静，故无物可以充满其间。

道因以重静，故能充满天地之间。

静，就是澄澈如月华，略无杂念，从而处于天籁、地籁、人籁之间。

任何动，最终必将归于静。动是表象，静则是本原。动只是瞬间，静为永恒。

天，高而远，静静地远处；地，厚而博，静静地铺陈。静，与天地相合。

庄子的真谛，就是静，就是无为。静则道生。



自序

由此可见，无为与中庸其实质是同一的，只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。儒家刻意求仁，积极求成，追求闻达；道家不以仁为仁，自然顺应，不求显名。以无名而名，任由天性自然，方是至道。

有人将《庄子》做了以下分类：

《骈拇》《马蹄》《胠箠》大概是庄子早期作品。《在宥》《天地》《天道》《天运》《缮性》大概是庄子中期作品。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《养生主》《人间世》《德府充》《大宗师》的一部分、《应帝王》《至乐》《达生》《山木》《知北游》《庚桑楚》《则阳》《外物》《寓言》《天下》大概是庄子晚期作品。《秋水》《让王》大概是魏牟所作。《大宗师》的一部分、《刻意》《田子方》《徐无鬼》《列御寇》《天下》大概是庄子流派在战国末期写成。《盗跖》《渔父》可能是庄子整理的民间故事，也可能是其后人整理的。《说剑》可能是庄子后人所整理，而且讲的不是庄周，是庄辛。

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划分，能归集在《庄子》之中，必定有其理由。既然归为《庄子》，就是《庄子》，何必费力猜测？与其在此劳神，何不潜心体悟庄子的思想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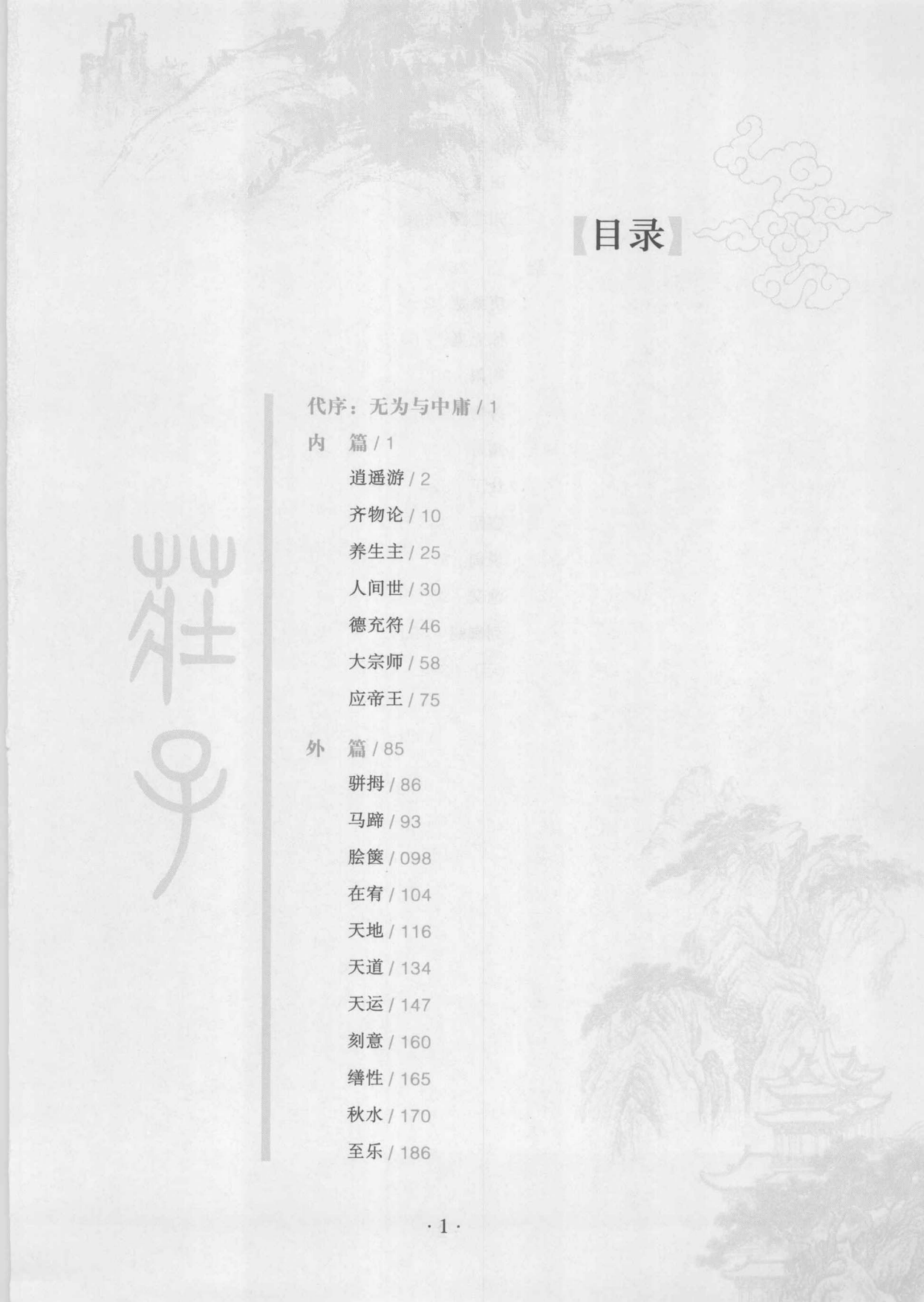
目光不应受到任何局限。

参加本书编撰的有天水市麦积区水务局水政大队张雪红女士、庆阳市正宁县委宣传部长高鹏程先生等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刘 强

2005年9月9日

平民的生活心态



【目录】

代序：无为与中庸 / 1

内 篇 / 1

逍遥游 / 2

齐物论 / 10

养生主 / 25

人间世 / 30

德充符 / 46

大宗师 / 58

应帝王 / 75

外 篇 / 85

骈拇 / 86

马蹄 / 93

胠篋 / 098

在宥 / 104

天地 / 116

天道 / 134

天运 / 147

刻意 / 160

缮性 / 165

秋水 / 170

至乐 / 186

莊子

庄子

达生 / 196
山木 / 212
田子方 / 226
知北游 / 242

杂 篇 / 257

庚桑楚 / 258
徐无鬼 / 270
则阳 / 290
外物 / 306
寓言 / 317
让王 / 324
盗跖 / 338
说剑 / 350
渔父 / 355
列御寇 / 363
天下 / 372

内
篇



庄子

逍遥游

题解

在自己的世界寻找快乐

海里有很多鱼，鱼也有很多种。

但是能够化为鹏的鱼，就只有一种。

而且，它只有在大海之中，才能化育。

傲然临之而不顾，然而天地之间，何处能容？

无论多么大，都是在天地之间。

没有什么能够超出天地之外，也没有什么能够充满天地。

【原文】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；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？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

平民的生活心态



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汤之问棘也是已：“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、行比一乡、德合一君、而徵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【注释】

〔彭祖〕姓钱，名铿，帝颛顼之玄孙。尧封之于彭城，故称彭祖。历经夏商周，活了八百岁，是古代传说中年寿最长的人。

〔汤〕帝喾之后，契的苗裔，姓子，名履，字天乙，商朝的建立者。

〔棘〕商汤时的贤大夫。

〔宋荣子〕名宋钐，齐宣王时宋国人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。

〔列子〕名列御寇，郑国人，战国时代思想家。

【译文】

北方的大海，叫北溟，北溟的海里有大鱼，大鱼的名字叫做鲲。鲲的体形很大，没有人知道，据说有几千里；变化成为鸟，名字改叫做鹏。鹏的脊背很大，更是没有人能够确定长到几千里；奋起高飞，双翅就像垂天之云。这种鸟，天性就是飞翔。它展开翅膀，追逐海上汹涌的波涛，远赴南方的大海。南方的这块海水，名字叫南溟。南溟，本来就是一个与天地共生的大池。

《齐谐》这本书记载了天下各种怪异的事或物，书中写道：“潮起潮落间，鹏就飞抵南海，羽翼拍击水面，激起三千里波涛，于是乘风借力盘旋而上，直冲九万里高空，六个月后，呼啸波动的大海方才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。”无边的原野上野马奔腾疾驰，尘埃沸扬升腾，有生命的生灵或是无灵魂的微尘，都是大自然的呼吸运动。天空高远而湛蓝，这就是它本源的色泽吗？如此高远哪里是它的尽头呢？大鹏从这极高之处俯视大地，所看到的一切，也都无非是微如尘埃罢了。

如果水蓄积不深广，则无力承载大船。倒一杯水在低洼的地上，小小的芥草就



像一只小船浮在上面；如果将杯子放置其中就会粘紧地面而不能动，这是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的缘故。风所聚积的力量不雄厚，就无力托负巨大的翅膀飞翔。所以，鹏鸟高飞九万里，狂风就在它的身下托举着，于是凭借风力飞行，背负青天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的飞翔，从此自由地飞到向往的南方去。

寒蝉与斑鸠讥笑大鹏说：“我从地面急速起飞，会先飞落在榆树和檀树的枝条上，很多时候飞不到，就中途落回地上喘息，何必一定要到九万里的高空飞向南方去呢？”到莽莽苍苍的郊野去，只需三餐就可往返，肚子还是饱饱的；去百里之外，就需要准备隔夜的干粮；远行千里之外，至少也需要准备够用三个月的粮食。寒蝉和斑鸠这两个小东西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？

小聪明不能理解大智慧，寿命短促的经历不如长寿的体会深刻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朝生暮死的菌类不会懂得月令的晦朔终始，夏生秋死的寒蝉也不会明白一年的季节变化，这是因为生命短促。楚国南部有一种灵龟，名叫冥灵，它的生命是以五百年作为一个季节；有一种椿树，生长于上古时代，名叫大椿，这棵古树的年轮，是以八千年作为季节，这就是长寿。而彭祖至今还是以年寿长久而闻名于世，人们与他攀比，岂不可悲可叹吗？

商汤询问棘：“据说在那草木不生的极荒远的北方，有一个很深的大海，叫做‘天池’。其中生长着一种鱼，它的脊背有好几千里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，名字叫做鲲。有一种鸟，名字叫做鹏，它的脊背像大山，双翅展开就像天边的云，乘着旋风而飞，直冲九万里高空，穿越云气，背负青天，然后向南飞去，一直飞到南海。斥鴳笑着说：‘哪里才适合它呢？我奋力腾身而飞，不过几丈高就又落下来，在蓬蒿丛中盘旋飞跃，这也就是我飞翔的境界。而它哪里才是适合的地方呢？’”这就是小与大的不同。

因此，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官之职，品行可以使一乡之人心服，道德深得国君敬重依靠，能力足以取得一国之人信任的人，他们自以为能，正如斥鴳的感觉一样。而宋荣子对他们的这种心态只是轻轻一笑而已。他做到了即使举世之人都赞誉他也不会更加努力，即使举世之人都非难他也不会灰心沮丧。明确划定内心与外界的区别，明确辨别荣誉与耻辱的界限，不过如此而已！对于整个社会，也是不多见的，然而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。列子乘风而行，仪态轻曼美妙，周游十五天后返回。对于远行所采用的方式来说，也是很不多见的，虽然免去了行走的劳苦，但他还得依赖于风，有所凭依。如果能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，驾驭“六气”的变化，遨游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之境，还能够依赖什么呢？因此说，至人忘掉自我，神人的心中没有功利，圣人无意追求名誉和地位。

【礼记】

共享天空和阳光

在这世间，有一种鸟，据说是由北海的鱼变成。它姓鲲，名鹏，字高飞，又



字远游。

鹏鸟南飞，是鸟之天性所决定的。虽然生长在北海，但鸟之旅途悠远而又高昂，它的命运就是向远方迁徙。那么，就以天空为背景，展翅远行吧！

挣脱羁绊，双翅奋力拍击坚硬的大地，借助反弹的冲击，让心灵升起。

乱石、绿草、山花，只是暂时的驻足。振翅、舒羽，以蓝天为背景，且待飞去。一起一落之间，已是匆匆时光逝去，爪下的痕迹，已被风抹去。

飞离大海，乘风而去。让我们为它的旅途祈祷。

无论鲲鹏，还是燕雀，都是天地的精灵。

没有小，大还有什么意义？

【原文】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；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？时雨降矣，而犹渎灌；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；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”

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；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；吾将为宾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！”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。吾惊悚其言。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适度，不近人情焉。”

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

“曰：‘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’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

连叔曰：“然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！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？”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

【注释】

- [许由] 古代传说中的高士，字仲武，颍川阳城人，隐于箕山。尧曾想让帝位给他，许由拒绝了，并且认为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，所以到河边洗耳。



【肩吾、连叔】古代有道之人。

【接舆】姓陆，名通，字接舆，楚国的隐士。佯狂不仕，常以躬耕为务，楚王知其贤，聘以黄金百镒，车驷二乘，不受。于是与家人背负行囊，远游山海，不知所终。

【译文】

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说：“太阳和月亮交替升起，生命的燭火永远燃烧不熄；光芒照耀与日月争辉，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？季节的雨露及时而降，还不得不停地浇水灌溉；用自己的力量润泽整个大地，如此辛劳不也是十分难得的吗？先生如能立于国君之位，天下一定得到大治，可是我却还尸居其位；我自己感到力不从心，请接受天下的大任吧。”

许由说：“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经获得了大治，如果让我替代你，我只是为了名声吗？‘名’是‘实’所派生出来的次要东西，那么我将去追求这没有意义的次要的东西吗？鹤鹑在森林中筑巢，所占用的不过一根树枝；鼯鼠到大河边饮水，也只是喝满肚子就行。你还是打消念头请回吧，我没有治理天下的用心！厨师即使不下厨，祭祀主持者也不会越俎代庖的！”

肩吾向连叔求教：“我曾与接舆相谈，听他大言恢弘，我却不能抓住实质；他不着边际的宏论，令我一时无法理解。我深感惊异，就像天上的银河迢迢清远，茫无边际，与世俗的认识差异甚远，太不近人情事理了。”

连叔问：“他说的是什么呢？”

肩吾说：“他说：‘在遥远的姑射山上，住着一位神人，皮肤润白像冰雪，体态柔美如处女；不食五谷，吸清风饮甘露；乘云气驾飞龙，遨游于四海之外。神情专注，使得万物不受病害，年年五谷丰登。’我认为这全是虚妄之言，一点也不可信。”

连叔说：“是呀！与瞎子无法共同欣赏花纹和色彩，与聋子无法共同聆听钟鼓的乐声。难道只是形体有聋与瞎吗？思想上也有聋和瞎啊！这句话，就是针对你所说的呀。那位神人，他的德行，与万物浑然一体，从而使整个天下得到治理，谁还会忙忙碌碌把管理天下当回事！那样的人呀，外物没有什么能伤害他，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，天下大旱使金石融化、土山焦裂，他也不感到灼热。他所留下的尘埃以及瘪谷糠麸之类的废物，也可抚育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之君。他哪里还肯以治理万物为意呢！”

宋国有个贩卖帽子到越国，越国人不蓄头发浑身刺着花纹，没有人用得着帽子。尧治理天下的百姓，安定了海内的政局，然后就到姑射山上、汾水南岸会见四位得道的高士，不禁怅然若失，忘记了自己居于治理天下的地位。



【札记】

做最好的自己

如果我们不是大鹏,那么,就心安理得地做一只小雀,努力寻找自己的快乐。一颗麦粒、一根树枝,就足够了。

大鹏有大鹏的远足,小雀有小雀的生活。谁也没有资格讥笑别人,也没有必要相互挤兑。重要的是努力做真正的自己。

没有必要否定别人,也无须彰显自己。面对天地,我们没有什么可自得的。

不一定走得很远,就是不朽。其实,只要能够抵达自己的目标,就是成就。

奋斗与自在,都是生命的真谛。

【原文】

惠子谓庄子曰: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,我树之成,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,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,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号然大也,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

庄子曰: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!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,世世以泝澼絖为事。客闻之,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:我世世为泝澼絖,不过数金;今一朝而鬻技百金,请与之。”客得之,以说吴王。越有难,吴王使之将,冬与越人水战,大败越人,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,一也,或以封,或不免于泝澼絖,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,何不虑以为大樽,而浮乎江湖,而忧其瓠落无所容?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!”

惠子谓庄子曰:“吾有大树,人谓之樗。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,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,立之塗,匠人不顾。今子之言,大而无用,众所同弃也。”

庄子曰:“子独不见狸狌乎?卑身而伏,以候敖者;东西跳梁,不辟高下;中于机辟,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,其大若垂天之云。此能为大矣,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,患其无用,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,广莫之野,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,物无害者,无所可用,安所困苦哉!”

【注释】

〔惠子〕姓惠,名施,宋国人,曾做过魏国的宰相,是先秦名家代表人物。

〔魏王〕即梁惠王,名罃,谥号“惠”。公元前369年—前319年在位。



【译文】

惠子对庄子说：“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种子，我将它栽种培植，结出的果实重达五石。用它盛水，却不能承受水的压力。剖开做瓢也太大了，没什么地方可以放得下。葫芦不是不够大，我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而砸烂了它。”

庄子说：“先生实在是不善于使用大东西啊！宋国有个人，祖传有调制不戢手药物的方法，世世代代漂洗丝絮。有个游客听说了这件事，愿意用百金高价收买他的药方。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：‘我们世世代代在河水里漂洗丝絮，所得不过数金，如今一下子就可卖得百金。还是把药方卖给他吧。’游客得到药方，就去游说吴王。正巧越国向吴国发动战争，吴王派他统率军队，冬季与越军在水上交战，大败越军，吴王划割土地封赏他。能使手不皸裂，同是一个药方，有的人用它获得封赏，有的人却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丝絮，这是使用的方向不同。如今你有五石容积的大葫芦，怎么不考虑用来制成腰舟，浮游江湖，却担忧葫芦太大无处放置？可见先生还是心窍不通啊！”

惠子又对庄子说：“我有棵大树，人们都叫它‘樗’。它的树干疙里疙瘩，不符合绳墨取直的要求，它的树枝弯弯扭扭，也不适合尺规取材的需要。生长在道路旁，过往的木匠连看也不看。如今你的言谈，大而无用，大家都不会认同的。”

庄子说：“先生你没看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？低着身子匍匐于地，等待那些出洞觅食或游乐的小动物。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跳来跳去，一会儿高，一会儿低，上下窜越，不曾想到落入猎人设下的机关，死于猎网之中。再有那麋牛，庞大的身体就像天边的云；它的力量可大了，却不能捕捉老鼠。如今你有这么一棵大树，却担忧它没什么用处，怎么不把它种在什么也没有生长的地方，栽种在无边无际的旷野里，然后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，优游自在地躺卧于树下。大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去伤害它。虽然没派上什么用场，但也不会有什么困苦啊！”

【札记】

拥有阳光就已经足够

这里也有土地，这里也是生命的福地。

在广阔的宇宙中，没有起点，也没有原点，只有此时与此刻。同样，在广阔的宇宙中，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起点，也都是一种高度。

无论多么富有，所要的无非是一顿粗茶淡饭便可的生活。

不必艳羨，也无须自卑。享受阳光，就是上天对我们的祝福。

虽然我们微不足道，虽然我们并不优秀，虽然我们平庸如土，但是，只要拥有阳光，我们不做他求。

无力抵达，中途停歇也不失为一种明智。